

金文雅



金文雅卷五目錄

奏疏

諫索女直逃入高麗戶口疏 金史

完顏勛

論便宜事 金史

曹望之

請立皇太孫疏 金史

徒單克寧

言郊天配享疏 金史

石琚

諫伐宋疏 金史

祁宰

諫游金蓮川疏 金史

梁襄

論爲政之術疏 金史

徒單鑑

諫止官田給軍疏 金史

高汝礪

上宣宗疏 金史

高汝礪

諫權油疏 金史

高汝礪

上四事疏 金史

張行信

諫分義軍爲三等疏 金史

胥鼎

諫伐宋疏

金史

陳九事疏

金史

論雅樂疏

金史

請屯田疏

金史

諫伐宋利害疏

金史

言簡卒理財疏

玉堂嘉話

胥鼎

侯摯

田琢

楊雲翼

楊雲翼

金文雅卷五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諫索女直逃入高麗戶口疏

完顏勛

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
烏蠹訛謨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尙未賓服自先
君與高麗通聞我將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
遂生邊釁因致交兵久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
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
眾願人情恚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爲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
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
不還我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
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
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爲宜施惠下之仁宏樂天之德聽免徵

索則彼不謂已有如自我得之矣

論便宜事

曹望之

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穎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戶或留爲佃戶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彌息其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宰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指以爲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殺爲差等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舉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爲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否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贓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敘吏部每季圖上外路

職官姓名路爲一圖大書臧污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釐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剝軍民擅興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眞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爲簡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卽以此賑給之招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駝馬招討司女直人戶或擷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爲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米地遠負重往往就倉賤賣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猛安謀克用土人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復其

賦役以廉吏爲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以嚴武備則
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

請立皇太孫疏

徒單克寧

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
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
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
畏不愼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
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
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
惟陛下裁察

言郊天配饗疏

石琚

按禮記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祖配上帝也蓋配之者侑
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立故推祖考配天尊之也兩漢魏晉
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又加以

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嘗以三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爲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謂冬至親郊宜從古禮

諫伐宋疏

祁宰

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之不便也

諫游金蓮川疏

梁襄

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

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
踰嶮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
難收臧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
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阜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
衣一夫致疾染及眾人天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
於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宮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
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
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疲瘠矣禦侮待用
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宮周廬才容數人
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
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糧已空褚衣已敝猶且遠幸松林
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
倍於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若夫銜檠之變猛摯之
虞姑置勿論設於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

不辨以致翠華有峭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良謂此也所次之宮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氈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終日驅馳加之饑渴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己於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修林谷晻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

宮去長安纔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
幾致結社之變太康敗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
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又誰敢議止以離棄
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爲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眾唐
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
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
斂之繁可謂能安濟矣而游畋納涼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
動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宗將行關南畏
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霸陵袁盎諫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
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臣所未喻也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
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宴
安穆清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
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愚以爲患生於不戒者多矣
西漢宗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

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爲之則有後難必矣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舊人猶喜談之以爲眞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況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游不過臨潢之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爲業穹廬爲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台園之際麋鹿充牣園中大而壯者纔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

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稍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身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忘敗獵不可廢晏安鴟毒亦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方今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而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其爲身計豈不愚謬惟陛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社稷爲心俯垂聽納則小臣素願獲遂雖死猶生他非所覬望也

論爲政之術疏

徒單鑑

爲政之術其急有二其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

利者眾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於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辭鉤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

諫止官田給軍疏

高汝礪

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賊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卽前日之主今還爲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

金史卷五
六
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爲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爲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

上宣宗疏

高汝礪

朝廷以賈全苗道潤等不和將分界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寢弱勢力旣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賦稅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爲今日大戒也不

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

諫權油疏

高汝礪

古無權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權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算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權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權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爲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八百餘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旣不貲而又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

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搆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戶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

上四事疏

張行信

其一曰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槩誅夷劫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勅有司嚴爲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誑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